

南詔踏歌源遠流長 洋溢民族生命力



■巍山彝族打歌植根民間有旺盛的生命力，田間地頭的打歌表演隨處可見。阿世剛攝

她翩翩起舞的身影早在清朝乾隆年間就被繪製在顯赫一時的南詔王發源地的廟宇裡；她舞起來「打起黃灰做得藥」，粗獷奔放熱烈；她獨具的原生態美感，讓她雖出身滇西南的山野村寨，卻在上世紀80年代就東渡日本，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演出，譽滿中外；雖然歷經百年悠久歷史，她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洋溢着植根於民間、蓬勃的生命力。這就是南詔古都雲南巍山彝族聚居區流行最廣的一項民間歌舞藝術——打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 雲南巍山報道

打歌彝語「阿克」，又稱「踏歌」，是彝族先祖發明創造的，從遠古傳承下來，至今經久不衰的彝族傳統優秀文化。據出土文物考證，早在部落時期，就有今天彝族的先民類似於打歌的活動。後來，西晉、唐、元時期都有「打歌」的文字記載。清《康熙蒙化府志》載：「宴會則踏歌」。《蒙化志稿》載：「婚喪宴客，恆以笙雜男女，踏歌時懸一足，作山羊舞，其舞以一人居中吹笙，以二人吹簫（笛）合之，男女百餘，圍繞唱土曲，其腔拍節皆視簫笙為起止。」

巍山打歌列國家非遺

彝族打歌集悠揚的樂譜、矯健的舞步、豐富的表情、經典的調子為一體，讓人癡迷，讓人陶醉，堪稱是彝族文化中的經典。彝族打歌以自娛自樂為主要活動方式，辦喜慶二事必打無疑。彝族打歌以「火」為圓心，分內外兩圈團團把大火圍嚴，內圈是演奏樂器的，以簫笙為主要韻律，伴有笛子，還有大刀；外圈是打歌唱調的，跟着樂奏聲翩翩起舞，調子脫口而出。彝族打歌常常通宵達旦，因為打歌對調誰也不服輸，因此整個打歌場面充滿着驚歌燕舞，詩情畫意。

孕育這一古老傳統舞蹈的巍山，是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南詔國的發祥地，也是全國彝族的發祥地。巍山彝族打歌在2008年被國家文化部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東西山踏歌風格迥異

巍山彝族打歌由於歷史淵源，生活地域的差異，而各有千秋，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風韻，大致可以分為東山、馬鞍山、五印、青華四個支系。馬鞍山、五印、青華的彝族居於巍山壩子以西，統稱為西山彝

族。東山彝族打歌，節奏悠緩、古樸莊重、含蓄抒情，服飾以紅綠兩色居多，極為雍容艷麗、富麗堂皇，保持了南詔王室宮廷舞的遺風；西山青雲打歌，節奏明快多變，動作粗獷奔放，情緒激昂，服飾多以黑、白、青、藍色布料為主，設計較為樸素大方；五印鄉一帶的打歌，曲調優美動聽，舞姿矯健灑脫，氣氛熱烈而又和諧。

舞蹈動作中，輕快瀟灑的「三步一顛」，熱情奔放的「六步翻花」，粗獷有力的「半翻半轉」、矯健激烈的「三翻三轉」，配合着腰、肩、手自然擺動，形成「斑鳩喝水」、「喜鵲登枝」、「金鳳亮翅」、「孔雀開屏」等各種優美的姿態。

婚喪嫁娶的最高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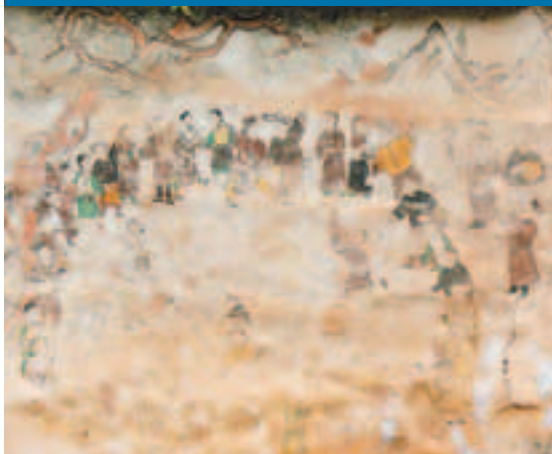
雲南省非遺踏歌文化傳承人字升老師介紹，巍山東西山彝族打歌及服飾的區別有較深的歷史原因。歷史上南詔王室發源於巍山壩區東邊山的前新村，因此東山彝族打歌從服飾設計到舞蹈的表現方式上，有較為明顯的宮廷王室氣息，含蓄典雅節奏舒緩；西山彝族打歌則有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在表現方式上也更為自由奔放。

字升表示，彝族打歌不止是一項簡單的民族民間歌舞藝術，還是彝族生活、信仰、習俗等綜合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打歌不止是簡單的談情說愛，或者婚喪嫁娶等重要事情舉行時必定呈現的儀式，在彝族的習俗裡還是最高的禮儀，原來只有60歲以上去世的長者才可以享受打歌的待遇；同時打歌場上的音樂、服飾、民俗、舞蹈表演方式等的綜合呈現，使得打歌成為彝族賽歌、賽舞、賽裝、賽美的最好表現形式。彝族打歌藝術的不間斷傳承，也使得巍山彝族的民族特性保留較為完善。」

彝家打歌 百年傳承



■巍山彝族支系眾多，除打歌方式有異，服飾也有較大差別。圖為巍山東山彝族。赫振偉攝



■繪於清朝乾隆年間的《松下踏歌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攝

巍山有被稱為全國十四座道教名山之一的巍寶山，在巍寶山文昌宮文龍亭的橋墩石灰牆上繪製有一幅彩色圖畫《松下踏歌圖》。據介紹，該壁畫是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由民間藝人繪製的，圖畫生動地展現了清代彝族人民踏歌的情景。

展現少數民族習俗服飾

《松下踏歌圖》寬約100厘米，長約120厘

米，畫面反映了在群山峻嶺中，一塊寬闊的平地上，39人圍成圓圈狀，在一棵古老的蒼松下歡歌起舞，圖中心有三個歌頭，一人吹笛子，二人吹簫笙，邊吹邊舞，大步跳躍，其餘男女老少隨着歌頭吹奏的笛子、簫笙節拍踏歌起舞，舞姿優美，各具神態。踏歌的人群中，男的多數頭戴斗笠，身穿無領對襟衣裳，單長袍，腳着長靴或雲頭鞋。畫面上，踏歌婦女中的中年婦女頭上盤纏着黑色



■巍山青雲打歌，其服飾較為樸素大方。范健華攝

不懂音律舞蹈 卻成「打歌達人」

現年52歲的茶春梅(見圖)是馬鞍山青雲打歌的傑出代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開始彝族打歌表演生涯，因其精湛的打歌技藝被評為巍山唯一一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彝族打歌代表性傳承人。

因小時生於偏遠山區，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再加上家中有兄弟姐妹7人，家庭極為拮据，「那時1.5元的學費都交不起。」茶春梅從未到學校接受過教育，至今仍不識漢字。專門的音律、舞蹈基礎教育培訓就更無從談起。

締結良緣 夫婦琴瑟和諧

「讀書的年紀都在放牛，邊放牛邊唱彝族調，沒伴孤單時唱，有伴熱鬧時唱。開心時唱了更開心，不開心時唱了就會開心起來。加上村裡歷來有打歌的傳統，遇到不會唱的調子，不會轉的腳法，問村裡的長輩或姐妹總能學到一些。別人教了全都記在心裡，然後自己也想新調子，自己也愛跳，就這樣自然而然地會了。」對於後來打歌「打」到國外去，茶春梅說小時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一天。「只是喜歡就愛唱愛跳。那時每天最大的

願望就是去地裡能撿到比昨天更多的洋芋和麥子。」

打歌不僅是青年茶春梅勞動生產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締結其與先生良緣的重要橋樑。16歲那年，她與丈夫相識於村口的打歌場。「我覺得他笛子、簫笙吹得好，我覺得我調子唱得好，打歌打得好。彼此都很鍾意對方。」

婚後，夫婦兩人曾參加過多場青雲打歌從日本到中國南北各地的表演。即使首登舞台，茶春梅也從未緊張過。「只要一張口唱調子邁開腳步打歌，就覺得是在馬鞍山的山間打歌，不會覺得緊張。」

「阿哥呀，太陽無情它落去。阿哥有情麼來接我。」茶春梅夫婦琴瑟和諧，鸞鳳和鳴的日子，在6年前因丈夫身患疾病離世戛然而止。「想他的時候我也會唱彝族調。」



耳濡目染 醉心創作半世紀

為何巍山彝族打歌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深刻的感染力？雲南省非遺踏歌文化傳承人字升老師(見圖)認為這一切歸功於民間濃郁的傳習氛圍。「在巍山的彝族地區，青年男女談戀愛時要打歌，結婚後母親懷孕時在打歌，背着娃娃時在打歌，牽着娃娃也要打歌，娃娃長大自己要打歌，如此循環延續，使得打歌的因子自然地深入彝族男女的骨血，那種天然的韻味猶如陳年老釀般蕩漾開來，其魅力說不清道不明，讓人癡迷。」

近半世紀對彝族打歌藝術的研究，使得字升對這門藝術一直保持着執着的偏愛。「年輕時下鄉采風，為了錄到原汁原味的彝族山歌對唱，常常蹲在樹林裡呆到凌晨1點多，等對歌的人開唱了就開始錄。回去就拿着那個飯盒式的小錄音機反覆地聽。」創作出來的歌曲，字升一定要找到能夠唱出他想要的韻味的人來表現，才願意將歌曲交付他人傳唱。「我有一首歌8年前就創作完成了，但一直找不到人可以很好地表現出歌的韻味，直到收到現在的徒弟，才覺得她演繹出我要的那種彝族歌曲的韻味了。」

創作不斷 執着追求

年逾古稀的字升是一位一生都在為民族放歌的彝山歌者。出生於巍山廟街鎮一個名阿朵的彝族村落，從小對打歌耳濡目染，到少年時自己製作笛子來吹奏，再到20歲考入雲南藝術學院專業學習音樂，1966年畢業後從事彝族音樂舞蹈創作，創作了《打歌》、《阿克利》、《阿達愛》等近百首聲樂、舞蹈作品，退休至今仍創作不斷。

字升坦言，青年時在巍山文工團工作常年行走於各個彝族村落采風的經歷，使得自己對於巍山彝族各個支系的打歌風格有深入的了解，也為創作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

據介紹，這幅壁畫的摹本，1983年曾參加雲南省少數民族壁畫在北京展出，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獲得很高的社會聲譽和評價。有專家稱，像這樣直接反映少數民族習俗的壁畫國內實屬罕見。



清朝踏歌壁畫栩栩如生

產自山野村寨 好評譽滿中外

巍山縣馬鞍山鄉青雲村委會是一個世居民族為彝族的高海拔山區村落，共有村民3,000多人，均為彝族，距離巍山縣城近70公里，彝族習俗及彝語保留傳承較為完整。青雲打歌以其明快、活潑、豪邁奔放、極具原生態韻味的表現方式最廣為人知，也是獲得獎項最多的巍山彝族打歌。

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參加了全國第二屆民間音樂舞蹈匯演，受到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87年應邀參加在日本舉行的東南亞國際民間藝術節，並在日本的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六大城市展演，受到一致好評；2006年10月青雲彝族打歌隊赴京參加全國民族民間歌舞盛典，被評為「最難學的民間舞步」。還參加過第二、第三屆中國藝術節和北京、武漢、山西、廣州等地區的演出。如今仍活躍在當地的民間活動和各大舞台上。青雲打歌隊成員均為馬鞍山鄉青雲村委會的普通農民，有表演時隊員就參加演出，無表演時就在田間地頭勞作。

巍山縣200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彝族打歌之鄉」，2009年馬鞍山青雲被雲南省政府公布為彝族傳統文化保護區，同時被列為巍山縣彝族打歌傳承示範點。由青雲村委會任打歌方面極為突出的民間藝人茶春梅等人擔任教師，教授青雲小學的學生學習這一民族民間藝術，使得打歌技藝在當地得到較好的傳承。

傳承人向下一代教授打歌

巍山縣文化館副館長李濤介紹，巍山縣根據彝族人口比較集中、打歌風格有代表性的特點在縣內設立了東山巍寶中和、馬鞍山青雲、廟街雲鶴、大倉小三家四個彝族打歌傳承示範點，以示範點所在地的小學作為傳承示範基地，由當地2至3個打歌傳承人利用課餘時間向小學生教授彝族打歌。

文化館按時對傳承點的教學工作進行考核，並給予經費支持，以使彝族打歌這一寶貴的民間文化得以繼續流傳延續。